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清朝三百年 艳史演义

第二部

（民国）费只园 著

第三十四回

么妹从戎良缘空结发 云英痛父力战获归元

上回说到龙跃奉到勒侯檄调，不能从征，忽有人情愿应声代往。龙跃抬头一看，蛮靴帕首，戎服佩刀，却是女弟么妹。龙跃拱手道：“吾妹肯行，愚兄无患了。不知随从约要多少？”么妹道：“此番勒侯在秦驻守，分征滇、黔、蜀、桂诸省土司，前往辅助，并非天朝无此兵力，实要察土司之顺逆，别土司之强弱。阿哥势难应命，所以妹子有这越俎的举动。至于随从人数，在精不在多，只须挑选三百人足矣。”龙跃亦以为然，遂拨部下三百，归么妹统率，驰赴勒侯大营听令。

原来这土官龙跃，便是总兵龙由云的孙子。由云系黔苗豪族，康熙时以力抗三桂，保障一隅，三桂亦奈何他不得。后来世璠族灭，清廷论功行赏，便特擢由云为总兵官，为诸苗长。四传到了龙跃，已经降袭千总，然请苗奉若头目，从无违抗。此时么妹点齐苗部人马，浩浩荡荡，径向勒营进发。勒侯接到龙跃复禀，说道暑湿病痢，已派女弟么妹起程。勒侯回顾幕客道：“不意异族乃有此人。”正在议论间，台妹已随着中军进帐，按着千总的仪注，唱名叩首。勒侯道：“你是龙么妹么？”

”么妹应声道：“是。”勒侯道：“各省土司的兵，都扎在正南一带，你可安营候遣。”么妹出去安顿。勒侯又对幕客道：“好呀，你看她雪肤花貌，剑饰弓衣，恐怕燕赵美人，还追纵不上呢！”幕客中有个舒铁云，却也赞美么妹得很，说什么花木兰，说什么秦良玉。

这舒铁云本是一榜举人，勒侯向来钦佩的。不但运筹帷幄，倚如左右，便是赋诗饮酒，与勒侯尤相契合。勒侯听了铁云的话，笑道：“你羨么妹吗？将来奏凯归来，我替你聘做结发夫人好吗？”铁云道：“侯爷不要闲话，中军要传鼓升帐了。”勒侯派了么妹，专攻南龙。

那南龙却是险要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么妹独当一面，虽则搴旗斩将，总不能夺隘而过。这日是八月十五，又系么妹二十生辰，军中悬灯结彩，大吹大擂，牛酒馈送，不绝于道。汉苗各将领，都纷纷至营称贺。么妹卸去戎服。弓鞋蛮袖，花帽锦衣，益发显得从容妩媚。

白莲教料定今日么妹宴客，必然没有准备。看看日光将落，又是一派鼓乐的声响，远应山谷，起义军偷偷的围着么妹的营盘埋伏。只听见欢呼畅饮，连臂踏歌。约莫过了黄昏时候，月明如昼，凉风徐来，营里扶出几个吃醉的将领咕噜咕噜说道：“主将果被我辈灌醉了。”起义军总道是真，呜呜一声鬻策，灯球火把，直闯么妹中营。果有一个妇女隐几而卧。义军首领持稍搦去，那知随势而倒，衣冠蝉蜕，原来是个草缚的人。义军首领情知中计，忙欲寻路退出，背面龙军早已杀来。义军首领且战且走，刚到南龙隘口，月光下现出一面坐纛绣着一个“龙”字。后面么妹横戈立马，对着义军首领喝道：“南龙在我掌握，你等何以不降？”义军首领受着前后夹攻，部下又登时溃散，只得求么妹收录，愿为向导。

么妹捷报上仍写着总兵龙跃的名字。勒侯据报入奏，龙跃升了都司，加了勇号。么妹更向黔南进去，献俘斩馘，么妹总增人一倍。至其驾驭部曲，异常严整，烛照数计，洞知敌情，所以战一阵，赢一阵，打一仗，胜一仗。勒侯移镇撤兵，把龙跃保到总兵衔参将；厚犒么妹，叫她暂时留省，想成就铁云的一段良缘。不道铁云格于种族的识见，终究未谐秦晋，只在《黔中杂诗》里摹写一番。倒是陈云伯先生，有一首《长歌纪事》，道：

罗旗金翠翻空绿，鬢云小队弓腰束。乐府重歌花木兰，锦袍再见秦良玉。甲帐香浓丽九华，玉颜龙女出龙家。白围燕玉天机锦，红压蛮云鬼国花。小姑独处春寒重，巫峡闲云不成梦。唤到芳名只自怜，前身应是桐花凤，一卷龙韬荐褥薰，登坛婉嫕自成军。金銜台树森兵气，玉柴阑干起阵云。昔年叛将滇池起，金马无声碧鸡死。水落昆池战血斑，多少降幡尽南指。铜鼓无声夜渡河，独从大帅挽天戈。百年宣慰家声在，铁券声名定不磨。起家得袭千夫长，阿兄意气凌云上。改土归流近百年，传家犹宝云台仗。雪点秋花走玉骢，李波小妹更英雄。星驰蓬水鱼婆箭，月抱罗洋凤女弓。白莲花压黔云黑，九驿龙场搭烽逼。一纸飞书起段功，督师羽檄催军急。阿兄卧病未从征，阿妹从容代请纓。玄女兵符亲教战，拿龙小部毒嫫媼。红玉春营三百骑，美人虹越鸦军避。战血红簪蛱蝶裙，军符花钿鸳鸯字。秋夜谈兵绣闼凉，白头老将愧红妆。围香共指花鬢市，（走票）雪争看云髯娘。敌中妖女金蚕蛊，甲仗弥空腾白羽。金虎宵传罗曼刀，红螺夜演天魔舞。八队云旗夜踏空，擒渠争向月明中。晋阳扫净无传箭，都让萧娘第一功。春山云满桃花路，铸铜定有铭勋处。八百明驼阿监归，三千铜弩兰珠去。当年有客赋从

戎，睹见瑶仙玉帐中。珠髻翠（曼毛）虽天人样，艳夺胭脂一角红。军书更有簪花格，蛮笺小帽珍金碧。谁傍相思塞畔居？铃名红晕芙蓉石。功成归去定何如？跳月姻缘梦有无。惆怅金钟花落夜，丹青谁写美人图？

么妹归到旧部，龙跃应该慰劳。这些近境苗族，齐来庆贺。么妹见过天朝人物，看了苗疆旧俗，颇觉椎鲁不文，又为着铁云姻事成空，意中尤为快快。那班土司纷来作伐，龙跃问到么妹，总说：“匈奴未灭，奚以家为？此时关陇尚未肃清，滇蜀犹然蠢动，便是阿哥也须厉兵秣马，这还不是安枕的时候呢！妹子现好辅助阿哥几年，若一遣嫁，便是他家人了，弄得身不由，那里顾得到阿哥呢！”龙跃也以为然。么妹姻事，从此搁过一边了。

那些白莲教徒本来惧怕龙么妹的兵力，退出贵州，却不曾全数扑灭。勒侯屡奉严旨，终究此伏彼起，不能全数净尽。嘉庆急如星火，调明亮，谪恒瑞，派那彦威，用额勒登保，川楚数千里，输兵转饷，糜费不资，渐渐将陕冉军徐天德扫除。不料又有冉天元扰乱陕境。额帅亲自督剿，派了穆克登布，领着右翼。穆军轻视冉军，在仓溪中了冉计，几乎挣扎不脱。一直驰至老虎垭大山，稳遂踞巅立寨，又被冉军步步逼迫，那营帐竟从山巅坠下。这些副参游守，断头折臂，全军俱乱。冉军乘势掩杀过来，却有一员副将，姓郭名麓，子身抵敌。冉军先颇披靡，后来看得只有孤将，便一层围一层，一层厚一层，包裹拢来。郭副将见众寡不敌，却想乘间突出，自辰至午，马力已疲，竟将郭副将颠蹶在地。义军正待擒拿，郭副将早经反枪自刺。郭副将的女儿淑仪，本是英雄巾帼，使着两口柳叶刀，所向无敌。此时随营效力，驻在十里以外，听得老虎垭的警信，

已经准备接应。她部下却练着两队女兵，都是生龙活虎，不避矢石。知道淑仪欲赴前敌，大家争请随行。淑仪留着左队守营，带了右队，一径风驰电掣，望着大山进发。看看行到半路，遇着败兵数十，说道：“主将被围殉难。”淑仪听了这信，大吼一声，催着坐骑直奔而去。远远望见尘头起处，料是大股义军。也等不及追呼后队，握了两口刀，在义军前面拦住。却好义军首领割了郭副将的头，要去献功，撞着这员女将，倒也并不在意。偏是这淑仪让开各兵只向义军首领冲突，将郭副将的首级劈手夺过，拨转马头就走。仍旧回到山麓，郭副将的尸首，还躺在地下。淑仪抱住父尸，大哭一场，才将首级用线缝上，抬回营中，买棺盛殓。一面驰报额帅。额帅令淑仪暂辖旧部，将郭麓死事，淑仪败敌的大概，奏闻嘉庆。奉旨郭麓照提督阵亡例赐恤，予谥果烈，赏云骑尉世职，即令淑仪承袭，并谕以都司交额勒登保差遣。淑仪本是将门之子，得此恩遇，自然感激涕零，遂叫全营都穿白甲白盔，仿着明朝沈云英的故事，冲锋陷阵，不落人后。大众便称淑仪为“赛云英”。

淑仪自从得了这个雅号，益发勇气百倍，跟了额帅，出陕西，援甘肃，下湖北，定四川。冉天元堕崖了，王廷诏献馘了，刘之协遭俘了。嘉庆又制了一篇《邪教说》，声明但治从逆，不治从教的宗旨。到得嘉庆六年，白莲教一律平靖。嘉庆封额勒登保为一等威勇侯，以下侯、伯、子、男有差。淑仪也晋阶总兵，带了父柩，回籍安葬。曾见有一篇《赛云英传》道：

赛云英，姓郭氏，名淑仪，湖南湘乡人。父麓，以武科起家。初闻鄂匪炽，始投袂入行伍，叙阶得把总，由鄂而秦。屡冒险击匪，历保至二品。旋以副将候补，娶祁氏，生女一，曰淑仪。淑仪幼好弄，且膂力过男子。虽颜色娇艳，而挽劲弓，

驶飞马，观者成辟易。会祁氏殁，淑仪无所倚，疾走千里投父营。父曰：“妇人在军中，兵气恐不扬，无使我取戾也。”淑仪曰：“然则儿愿为花木兰。”乃易男子装，遇敌辄先父出。经略额侯知其事，召麓问之曰：“闻若女随营信乎？”麓曰：“信已易装矣！”额侯曰：“扑朔迷离，非计也。女何害！速返服。我署其名于军籍。”从此淑仪自练女兵，成一队矣。适冉军势骤张，御者辗转投绝地。麓以孤军犯巨敌，被围十数重，马蹶遂自裁。淑仪恐父有失，急率队为后应，未至地而凶耗至矣。淑仪锐迎敌，见敌目挟父首行，乘间攫之。敌目遁，追里许，始掷刃伤匪目臂。捧父首与尸缀之，渴葬于营左。事闻，天子赐恤予谥，淑仪亦袭荫得千总。人辄呼为“赛云英”，淑仪笑受之。由是从征者凡三载，乃奏凯归，晋二品矣。葬父母于湘乡北郭外。上书巡抚，纳还官诰，归江苏狼山镇总兵郎玉，封夫人。每见其由署中鼓吹出，则雕鞍戎服，英气不减在军时也。生二子，曰俊、曰佶。夫人先郎玉卒，归葬父母墓侧。

赛云英自回籍以后，将父柩安顿在湘乡北山，又迎母柩前来合窆。佳城葱郁，夹道松揪，墓碑上刻着“诰封建威将军予谥果烈显考凌云府君、诰封一品夫人显妣祁太夫人合葬之墓”。淑仪将葬事摒挡完备，归来将历年保案奖札等件检齐，写了一封禀帖，大致说从前因父仇未报，国事未宁，是以权宜拜职；如今解甲归里，何可滥厕搢绅，且女子从人，礼所不废。现已与江苏狼山镇总兵郎玉订婚，将来应从夫封。是以将保案奖札纳还，恳请转奏注销。至云骑尉应袭世职，查有从弟郭咸，已为父嗣，应否唯袭，乞并奏闻等语。果然郭咸袭了世职，收入湖南抚标。那北山郭氏墓旁，有一巍峨高冢，便是淑仪的葬所。

嘉庆仗着额勒登保这班人，削平了白莲教。那些东坍西涨的伏莽，同一切游兵冗勇，亦都次第就范，总算恢复了“升平”两个字。嘉庆又急急的澄清吏治，平反冤狱。这年正在办理秋审，忽然刑部尚书联衔上了一本，要叫顺天京兆县解案提讯，却不知为着何事？正是：

棠薄雨甘官听讼，草飞霜肃表陈情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第三十五回

牝鹤啄阳郎官断疑狱 孤雏出口卜者雪前仇

上回说到刑部奏提冤狱，交由司官复讯。这案的犯妇秦氏，是一件谋毙亲夫，情实待决的定讞。只等部复一转，犯妇便要行刑。那件咨文到了部里，由部郎反复察核，觉得疑窦不少。原咨称死者与犯妇俱系望族，自幼订婚，该犯妇亦素性贞洁，并不出户，何至遽下毒手？可疑者一。又称死者甫经成婚，并未与犯妇同寝，犯妇与死者并无夙仇，奚忍置之死地？可疑者二。又称官派稳婆验妇，确系处女，则该犯妇并无奸夫，新婚正直欢乐，遽然故杀，所持何故？可疑者三。又称次日该犯妇晨起梳妆，直至午后，始由仆婢察及死者情状，如果系该犯妇夜间所毙，何能如此从容？可疑者四。又称该犯妇亲自招认，遍访并无凶手，然犯妇既无凶器，所失阳具，亦无着落，可疑者五。窃意该犯妇名门所出，未必不知礼教，奈以新婚晚间，即罹此变，于事无可推诿，翁姑应加逼迫，父母碍难辩护，该犯妇亦志在一死，是以画供。承审官不肯虚心研鞫，只求草率了案。上官照详转部，殊未体会。此案虽无承审官刑求威吓诸弊，但令该犯妇受此恶名，受此显戮，揆请哀矜勿喜的意思，

未免刺谬了。部郎照此上了说帖，六堂已别有所闻，便联衔上了一本，批令顺天府尹，饬宛平县亲解卷宗、人犯到部。

部郎遵旨开审，先提原告韩宗藩。据供曾官太常寺博士，儿子韩襄，年十八岁。本年五月间，娶同县内阁中书秦汝珍之女为妻。成婚次日，儿子晌午未起，经仆妇边氏、婢女桂香，至房呼唤不应，抚之已冷，乃报告职等夫妇。旋在床上验视，儿子身体，并无伤痕，惟下部仅存其半，形同齿啮，血肉模糊。职等询诸秦氏，诿为不知。经报县檢視填格，秦氏亦在县招认。案无遁饰，愿堂上勿故出人罪。再提被告之父秦汝珍，据供以长女于归韩氏是实。结婚次日傍晚，来报新婿猝毙。职等夫妇驰往看视，见长女呆坐不语。韩宗藩归罪长女，赴县请验。长女到案后，并不声辩，职等亦难代主。惟长女内言不出，极守姆教，还求堂上详察。最后提到被告秦氏。部郎低头望去，不过十八九岁，凄凉憔悴，并没有凶光杀气；照例问了几句，秦氏总是承认。部郎问她用何器具？她说小刀。问她小刀何在？她说遗失。问她残骸何在？她说烧毁。问他如何遗失？如何烧毁？她又默然无辞。部郎料定总有他故，左思右想，却又无从开脱，便对原告道：“本司官承审此案，总期无枉无纵。尔亦不必性急，决不使尔子抱屈。”仍命将犯妇带监，再行细鞫。

是夜百思其故，一无所得。次早适届班期，破晓即须入直。一路从御街进去，只听空中有嘹亮的声音，心里一怔道：“这不是鹤吗？”心里又一转道：“这案不为着是鹤吗？”早朝事罢，急忙提案复讯。这时间的是仆妇边氏、侍女桂香，及一千奴仆了。边氏先供成婚次日，奉主命前往新房，呼唤少爷午餐，屡叫不应，经小妇人用手推之，已经僵硬，视之早面无人色。是以走报主人，余情不知。桂香所供，与边氏略同，但说少奶奶此时妆尚未竟。又提仆人韩升，是一向随侍死者的。据供少

爷是晚饮酒逾量，亲朋犹欲相饯。少爷避入花园，至客散始行归房，这是小的跟着的。归房以后，小的便收拾睡了。复提园丁阿七，问他园址大小，有多少花木禽鱼？据供园大五亩许，花木四时皆有，池畜文鱼，另有白鹤八翼，是少爷最钟爱的。这晚还见少爷在鹤笼旁更衣，将鹤调弄一番，才归房的。部郎道：“既有这等情迹，当日县堂上为什么不供？”园丁道：“县官并不问到小的，小的亦不曾到堂。”部郎道：“是了，你归家将这八鹤，一总带堂立等验视。”不一时八鹤送到，却是步武轩翥，毛羽鲜明。部郎便叫从人，开剖牝鹤肚腹。堂下观审的说道：“这与仙鹤何干呢？”一翼两翼，开剖到第三翼，只见一段阳物，脱颖而出。部郎道：“冤在是矣。”再提秦氏问道：“新郎阳具，被鹤所啄。你当晚岂不见吗？”秦氏道：“故夫酒醉，草草入帟，并未解衣，犯妇何从知道？”部郎道：“一你的冤也白了，案也结了，今日复奏，你便可出狱。”只是难为顺天府尹同宛平县，韩宗藩也还有言。部郎早从堂上掷下一本书来，是《洗冤续录》，内载一条道：

鹤性最淫，白者尤甚。牝鹤之阴，毒于蜂蛰。人若触之，阳具必脱入其腹。在鹤腹中逐日收缩，至三月而尽化。触之者当时不觉其痛，三时后则必死。

宗藩看了，才之觉悟。部郎道：“这事幸在三月以内，否则尔媳妇终身不白。大凡酒后狂荡，何所不至。尔子更衣之际，鹤来昵就，遂演此惨。按情度理，宜察于微。今果从鹤腹中搜出证据，你也好心服了。你的咬定媳妇谋毙，以为房中并无别人，试思尔媳妇来自大家，身是完璧，焉有如此大胆。焉有如此深仇？若照原咨，尔媳妇已身僇名裂。本司官即将此

案呈堂，明早入奏后，尔可备鼓吹舆马，来接尔媳妇回家。从此应该优待，按谱立嗣，本司官尚要专案旌表呢！”宗藩等叩首而散。传谕将犯妇秦氏暂寄外监，静候开释。秦氏只说了一句：“公侯万代！”果然次日朱批，准将秦氏交韩宗藩领回，准予旌表贞节。宛平县照例革职，顺天府尹实降二级调用。韩宗藩迎了秦氏回去，依然与秦汝珍来往。只有秦氏的孤鸾寡鹄，是无可补救了。

刑部司员，平反了这桩疑案，大众都称他青天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各省都已知道，便有些疑案，纷纷到刑部来控。内中有一件离奇恻怛的事，却出在巨鹿地方。这巨鹿的巨绅，算是总宪某公。某公供职在京，那里顾得着家中的举动。偏是他公子性好渔色，巧取豪夺，别有一班爪牙护卫。凡是稍有姿色的妇女，不论大家小户，处女嫖娼，一概被他搜括。有人向县赴诉，他还交出假媒硬证，到庭对质。县官怕他势力，只能糊涂结案。巨鹿城里城外，没有少年妇女敢出门了。

忽然东门尼庵里，来了一个卜者，带着及笄少女。虽是江湖沦落，却也眉目如画。卜者是远方游客，那知道巨鹿风俗？三日五日，早被公子猎在眼里，便对尼道：“卜者女可使入府，当予以金。不则毁汝庵，鞭汝死！”尼以告卜，卜者期期不可，并道：“我女岂为人婢妾哉？”尼功道：“汝女得侍公子贵矣。”卜者不答。尼又道：“公子之行，汝岂不知。今不允，必有奇祸。”卜者厉声道：“伊父为官，当知律法，敢强夺民间女子耶？”尼据卜言转告。公子道：“扑杀此獠，弗可恕也！”命健仆数十，劫卜者女。卜者与之抗，卒不能敌，被挤仆于地。一瞬间，健仆已挟女风驰电掣去矣。卜者蹶然起，指诸仆道：“莫谓而公无力也，誓必有以报！”遂恨恨去。

公子益自得，日拥卜者女游于市。后年公子二十寿，称觴

宴客，贺者盈门。搢绅以外，即府县僚属亦鱼贯至。公子命演剧，而苦无佳者。忽闻者报门外有湖海客，闻公子诞辰，特来祝嘏。公子命之进，则见来客皂衣广袖，春绢蒙首，仪容甚伟，严然一髯丈夫也。后随二童子，年皆十五六，各负一剑。又一垂髫女，姿态绝丽，衣枣花紫袖碧罗衫，浅红吴绫裤，紫绢履细小如菱，手携一筐，内盛绝桃实几满。客入庭与公子揖，自言适从海外来，采得仙桃，特为公子上寿。时方二月，桃尚未花，众皆称异，分食之，甚甘。公子见进桃小女，明艳如花，又垂涎欲滴。因问此女何人？客曰：“我的女儿。”又问何名？客曰：“女孩之名，何须你知道呢？”又问年龄多少？客也不答，并回顾左右道：“我们来此已久，何不赐饮饌上来？”公子遂张筵于庭。客南向坐，二童子东西，女坐于下。客的性情豪爽，命两个童子舞剑助兴。只见白光闪烁，刺人眼睛，俨然是鸿门宴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也。二童子收剑后，小女乃唱一阙《鹧鸪天》道：

搭柳栏干倚伫频，杏帘蝴蝶绣床春。十年花骨东风泪，几点螺钿素壁尘。

萧外月，梦中云，秦楼楚殿可怜身。新愁换尽风流性，偏恨鸳鸯不念人！

小女唱毕，已是酒闹人散，髯客辞别欲行。公子道：“既承枉驾，何不盘桓？东道主人，不敢不勉。”髯客道：“承蒙公子见爱，当暂憩一宵，明日早行，恐我们不再面辞了！”

公子特设榻于中门内，还使尽办法，将小女留供一宿。这晚公子即寝卜者女子之所。华灯已暗，香烟皆熄，寝门突然被打开，忽二童子潜入公子内室，挟着公子出屋。这时被两个婢

女发觉，急忙起来，想出门呼救，一童子用手按两个婢女的肩膀，说声：“止！”二婢子皆如木桩，呆立不能动。公子被挟至厅间，见髯客高坐，指着公子道：“我乃越人也，幼学剑于太华山，术成云游天下，专理人间不平事。听得你家父子作恶已极，为害乡里，已非一日，故特来为世除害。”公子骇极，伏地求饶，不敢仰视。一童子问道：“是杀他，还是剐他？”客曰：“他父罪恶，自有满盈日，无待余责，不久即将伏法。他虽淫毒，罪尚不至死，可去掉他的阳具，以免再奸污良家女子。”童子应声挥剑割去阳具，公子痛绝于地，也不知髯者。童子及小女何时离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府门不开，快到晌午，依然紧闭。邻里报告到县，县令带人破门而入，只见公子卧血泊中，而全家男女仆役婢妾百余人，或立或坐，或跪或卧，皆瞠目不语，如木偶一样。县令正彷徨无计，一吏指厅柱粘着揭帖道：

公子不法，本应杀却。今姑从宽，去势留命。

又另一行道：

婢仆肢废，饮木瓜酒可解。

县令果然如法炮制，婢仆始能行走。检点内外什物，一无缺少，只有卜者的女儿已经不见了。公子叫家人写了状子，叫县官行文通缉。这茫茫大海，何处捞针呢？公子遭此惨剧，威风自然扫地。巨鹿城里的人，都称赞卜者能够报仇，居然能把孤女拖出虎口。这公子虽然勉强医愈，可以步行，然已残废不能再残害妇女了。

这巨鹿县为了这桩疑案，控府、控司、控院，依然批令原县办理。这总宪为着爱子心切，也托原籍各官，加紧捕拿，害得衙门里捕班快役，吃了多少板子，依旧找不到踪影。此番刑部里出了这位青天，总宪亲向刑部堂官商议，要叫刑部替他严缉凶犯。堂官传谕司员，部郎便陈明堂官道：“这事不比京犯那案。据公子控状所述，却如梦呓。据巨鹿县详文所述，又似风魔。什么被割、被魔，都是恍恍惚惚，不能相信。他又不死人，不取一物，不奸不盗，明系除恶复仇。卜者没有姓名，髯客又没有姓名，叫府县从何处缉起？司员恐怕担任不下。”堂官：“你敷衍他一下罢了。”刑部严防府县限期破案，其实也并无着落。

这总宪本是和珅余党，嘉庆未曾觉察。后来经人参劾，嘉庆列款查办，都是确凿有据，特旨革职籍没，放归田里，抑郁而歿。公子姬妾星散，茕茕僧寺中，至随丐者乞食。髯客之言验矣。总宪势败，此案不复追究。论者未尝不说卜者、髯客，乃是一人。有人说卜者自失女后，至湖广黄鹤山学道，练成剑术，来报旧仇。二童是其师弟，一女是其师妹，均有异能。童子屡欲杀公于，皆卜者止之。卜者得女后，相偕入山，遂不复出，故始终悬为疑案。

此案以外，又有江苏徐州府，咨报秀才李某被刺，县官弃印潜逃，请部颁发火票，以期速获。不知生员何以被刺，县官何以潜逃？正是：

尽有哀情随鹤吊，那堪幻迹逐凫飞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第三十六回

中表兄设计愁绝霜闺 未婚夫潜逃冤消冰案

上回说到秀才被刺，县令远逃，这案系出在徐州萧县。那秀才姓李名弼，家中历代举贡，算是萧县绅士。他有一个姑母，嫁在同县孙姓。姑夫增洪，亦是府学秀才。所生两子一女。子皆不慧，只有幼女静姑，性既聪颖，貌亦韶秀，孙秀才爱如掌珠，每谓人曰：“此不栉进士也，将来楹书付吾女矣！”垂髫时候，即许字城东洪氏子。女母李氏，授女刺绣针黹，亦均楚楚有致。不意李氏一病，遽与仙游。孙秀才伉俪情深，做了数十首悼亡诗句。李弼谊属姑侄，赞襄丧事，尽礼尽情。孙秀才偶尔周转不灵，李弼无不代为划策。孙秀才所以极爱李弼，总说两儿豚犬，将来还仗李弼维持。那知李弼居心不良，早将表妹静姑，看在眼里。只为静姑已经受聘，转不出他样念头，只好在无意中挑逗一二。静姑看那中表兄挤眉弄眼，觉得羞人答答，总是留心避开。谁料祸不单行，洪氏子又中途夭折。孙秀才得了凶信，还想瞒着爱女。李弼偏故意漏泄，复欣欣向人道：“我此后婿孙氏矣！”静姑本不满意李弼，闻这消息后，乃谓老父曰：“从一而终，古之训也。柏舟这诗，共姜是未婚自守，